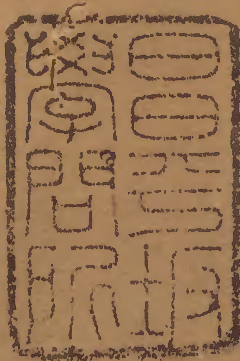


朱子語類

五十三之六

孟子



九	四	八	漢書門
二	一	八	
四			類
冊	架	函	號

九	四	八	漢書
二	一	八	
六	八		類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08	
冊數	48	(20)	
函號	298	252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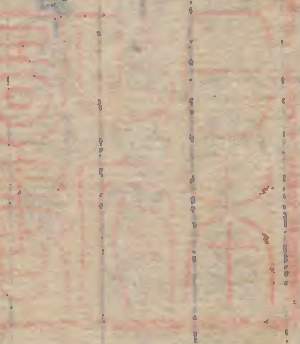
重錄朱子語類卷第五十三

孟子三

公孫丑上之下

以存假仁者

辨安問行仁與假仁
 何曰公且道如何是行仁假仁曰
 莫是誠與不誠否曰這箇自分曉不須問得如由仁義
 行非行仁義處却好問如行仁便自仁中行出皆仁之
 德若假仁便是恃其甲兵之強財賦之多足以欺本足
 假仁之名以欺其衆非有仁之實也故下文言伯必有
 大國其言可見又曰成湯東征西怨南征北怨皆是極
 民於水火之中此齊桓公時周室微弱喪秋



重鋟朱子語類卷第五十三

孟子三

公孫丑上之下

以力假仁章

辨叟問行仁與假仁如何曰公且道如何是行仁假仁曰

莫是誠與不誠否曰這箇自分曉不須問得如由仁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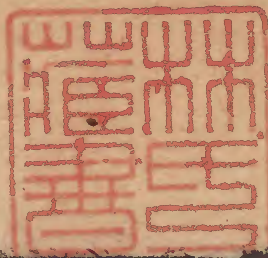
行非行仁義處却好問如行仁便自仁中行出皆仁之

德若假仁便是恃其甲兵之強財賦之多足以欺人是

假仁之名以欺其衆非有仁之實也故下文言伯必有

大國其言可見又曰成湯東征西怨南征北怨皆是拯

民於水火之中此是行仁也齊威公時周室微弱夷狄





強大威公攘夷狄尊王室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這只是
 仁之功終無極民塗炭之心謂之行仁則不可卓
 問以力假仁以德行仁曰以力假仁仁與力是兩箇以德
 行仁仁便是德德便是仁問霸字之義曰霸即伯也漢
 書引哉生魄作哉生霸古者霸伯魄三字通用夔孫
 以德行仁者王所謂德者非止謂有抹民於水火之誠心
 這德字又說得闊是自己身上事都做得是無一不備
 了所以行出去便是仁僭
 問以德行仁者王曰且如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
 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
 民是先有前面底方能彰信兆民救民於水火之中若

無前面底雖欲救民於水火之中不可得也武王賈
 明作元后是賈聰明方能作元后救民於水火之中若
 無這賈聰明雖欲救民其道何由燾

仁則榮章

仁則榮不仁則辱此亦只是為下等人言若是上等人他
 豈以榮辱之故而後行仁哉伊川易傳比彖辭有云以
 聖人之心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王
 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至矣蓋且得他畏危
 亡之禍而求所以比附其民猶勝於全不顧者政此謂
 也僭

尊賢使能章

市廛而不征問此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市人君國都如井田樣畫為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為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焉賦其廛者謂收其市地錢如今民間之鋪面錢蓋逐末者多則賦其廛以抑之少則不廛而但治以市官之法所以招徠之也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譏察異服異言之類市中惟民乃得入凡公卿大夫有爵位及士者皆不得入則有罰如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則罰一幕世子過市則罰一棗命夫命婦過市則罰一蓋惟之類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

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在焉此國君都邑規造之大槩也個

或問法而不廛謂治以市官之法如何是市官之法曰周禮自有如司市之屬平價治爭訟謹權量等事皆其法也又問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曰市廛而不征謂使居市之廛者各出廛賦若干如今人賃鋪面相似更不征稅其所貨之物法而不廛則但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雖廛賦亦不取之也又問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此便是市官之法否曰然如漢之獄市軍市之類皆是古之遺制蓋自有一箇所在以為市其中自有許多事廣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伊川之說如何曰伊川之說不可
曉橫渠作二法其說却似分明謨

問廛無夫里之布周禮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
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
家之布不知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是如何曰亦不可考
又問鄭氏謂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
家力役之征如何罰得恁地重曰後世之法與此正相
反農民賦稅丁錢却重而游手浮浪之民泰然都不管
他因說浙間農民丁錢之重民之彫困不可開眼至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是得天地生物之心為心也蓋無

天地生物之心則沒這身才有這血氣之身便具天地
生物之心矣燾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皆自和氣中生天地生人物須是
和氣方生要生這人便是氣和然後能生人自和氣中
生所以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為心天包着地別無所作為只是生物而已
亘古亘今生不生不窮人物則得此生物之心以為心所
以箇箇肖他本不須說以生物為心緣做箇語句難做
着箇以生物為心憫

問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之心以
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曰天地生物自是溫煖

和煦這箇便是仁所以人物得之無不有慈愛惻怛之心又曰人物皆得此理只緣他上面一箇母子如此所以生物無不肖他又曰心如界方一面青一面赤一面白一面黑青屬東方仁也赤屬南方禮也白屬西方義也黑屬北方智也又如寅卯辰屬東方為春巳午未屬南方為夏申酉戌屬西方為秋亥子丑屬北方為冬寅卯辰是萬物初生時是那生氣方發這便是仁至巳午未則萬物長茂只是那生氣發得來盛及至申酉戌則那生氣到此生得來充足無餘那物事只有許多限量生滿了更生去不得須用收斂所以秋訓擊斂也擊斂箇什麼只是生氣到這裏都擊斂耳若更生去則無

合殺矣及至亥子丑屬冬冬終也終藏也生氣到此都終藏了然那生底氣早是在東面發動了可以見生氣之不息也所以說復見天地之心也 胡泳

天地以生物為心譬如甑蒸飯氣從下面滾到上面又滾下只管在裏面滾便蒸得熟天地只是包許多氣在這裏無出處滾一番便生一番物他別無勾當只是生物不似人便有許多應接所謂為心者豈是切切然去做如云天命之豈諄諄然命之也但如磨子相似只管磨出這物事人便是小胞天地是大胞人首圓象天足方象地中間虛包許多生氣自是惻隱不是為見人我一理後方有此惻隱而今便教單獨只有一箇人也自有

這惻隱若謂見人我一理而後有之便是兩人相夾在
這裏方有惻隱則是仁在外非由內也且如乍見孺子
入井時有惻隱若見他人入井時也須自有惻隱在錄
作若未見孺子入井亦自是惻隱問怵惕莫是動處因怵惕而後惻隱
否曰不知孟子怎生尋得這四箇字恁地好夔孫

孟子赤子入井章間架闊須恁地看夔孫

說仁只看孺子將入井時尤好體認李札

問如何是發之人心而不可已曰見孺子將入井惻隱之
心便發出來如何已得此樣說話孟子說得極分明世
間事若出於人力安排底便已得若已不得底便是自
然底祖道

方其乍見孺子入井時也着脚手不得縱有許多私意
譽鄉黨之類也未暇思量到但更遲霎時則了不得也
是非辭遜羞惡雖是與惻隱並說但此三者皆自惻隱
中發出來因有惻隱後方有此三者惻隱比三者又較
大得此子義剛

非惡其聲非惡其有不救孺子之惡聲也升卿
問惡其聲而然何為不可曰惡其聲已是有此計較乍見
而惻隱天理之所發見而無所計較也惡其聲之念一
形則出於人欲矣人欲隱於天理之中其幾甚微學者
所宜體察熹

或問非內交要譽惡其聲而怵惕惻隱形焉是其中心不

忍之實也若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一毫萌焉則為私
 欲蔽其本心矣舉南軒如此說集注却如此說曰這
 當作兩截看初且將大界限看且分別一箇義利了却
 細看初看惻隱便是仁若恁地殘賊便是不仁羞惡是
 義若無廉耻便是不義辭遜是禮若恁地爭奪便是無
 禮是非是知若恁地顛顛倒倒便是不知且恁地看了
 又却於惻隱羞惡上面看有是出於至誠如此底有不
 是出於本來善心底賀孫
 先生問節曰孺子入井如何不推得羞惡之類出來只推
 得惻隱出來節應曰節以為當他出來曰是從這一路
 子去感得他出來節

如孺子入井如何不推得其他底出來只推得惻隱之心
 出來蓋理各有路如做得穿窬底事如何令人不羞惡
 偶遇一人衣冠而揖我我便亦揖他如何不恭敬事有
 是非必辨別其是非試看是甚麼去感得他何處一般
 出來節

孟子論乍見孺子將入於井怵惕惻隱一段如何說得如
 此好只是平平地說去自是好而今人做作說一片只
 是不如他又曰怵惕惻隱羞惡都是道理自然如此不
 是安排合下制這仁字纔是那傷害底事便自然惻隱
 合下制這義字纔見那不好底事便自然羞惡這仁與
 義都在那惻隱羞惡之先未有那惻隱底事時已先有

那愛底心了未有那羞惡底事時已先有那斷制裁割底心了又曰日用應接動靜之間這箇道理從這裏迸將出去如箇寶塔那毫光都從四面迸出去個

或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此身軀殼謂之腔子而今人滿身知痛處可見錄作疾痛痲

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此身軀殼謂之腔子能於此身知有痛便見於應接方知有箇是與不是李札

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只是此心常存纔有一分私意便闕了他一分曰只是滿這箇軀殼都是惻隱之心纔築着便是這箇物事出來大感則大應小感則小應恰似大段痛傷固是痛只如針子略挑血也出也便痛故曰

用所當應接更無此子間隔痲痲疾痛莫不相關纔是有些子不通便是被些私意隔了賀孫

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或以為京師市語食飽時心動呂

約曰不然此是為動字所拘腔子身裏也言滿身裏皆

惻隱之心心在腔子裏亦如云心只是在身裏問心所發處不一便說惻隱如何曰惻隱之心渾身皆是無處不發如見赤子有惻隱之心見一蟻子亦豈無此心學

問如何是滿腔子皆惻隱之心曰腔只是此身裏虛處問莫是人生來惻隱之心具足否曰如今也恁地看事有箇不穩處便自覺不穩這便是惻隱之心林擇之嘗說人七尺之軀一箇針劄着便痛問吾身固如此處事物

亦然否曰此心應物不窮若事事物物常是這箇心便是仁若有一事不如此便是這一處不仁了問本心依舊在否曰如今未要理會在不在論着理來他自是在那裏只是這一處不恁地便是這一處不在了如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忽然有一鄉人自不服化稱王稱伯便是這一處無君君也只在那裏然而他靠不得不可道是天理只在那裏自家這私欲放行不妨王信伯在館中范伯達問人須是天下物物皆歸吾仁王指懿櫛問范曰此懿還歸仁否范默然某見之當答曰此懿不歸仁何故不打壞了如人處事但箇箇處得是便是事事歸仁且如懿也要糊得在那裏教好不成沒巴鼻打壞

了問仁者以萬物為一體如事至物來皆有以處之如事物未至不可得而體者如何曰只是不在這裏然此理也在這裏若來時便以此處之

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如何是滿腔子曰滿腔子是只在這軀殼裏腔子乃洛中俗語又問惻隱之心固是人心之懿因物感而發見處前輩今以此操而存之充而達之不知如何要常存得此心曰此心因物方感得出來如何強要尋討出此心常存在這裏只是因感時識得此体平時敬以存之久久會熟善端發處益見得分曉則存養之功益有所施矣又問要惻隱之心常存莫只是要得此心常有發生意否曰四端中羞惡辭讓是非

亦因事而發爾此心未當起羞惡之時而強要憎惡那人便不可如惻隱亦因有感而始見欲強安排教如此也不得如天之四時亦因發見處見得欲於冬時要尋討箇春出來不知如何尋到那陽氣發生萬物處方見得是春耳學者但要識得此心存主在敬四端漸會擴充矣寓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不特是惻隱之心滿腔子是羞惡之心滿腔子是辭遜之心滿腔子是是非之心彌滿充實都無空闕處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如將刀割着固是痛若將針割着也痛如爛打一頓固是痛便輕搥一下也痛此類可見開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腔子猶言卽郭此是方言指盈於人身而言因論方言難曉如橫渠語錄是呂與叔諸公隨日編者多陝西方言全有不可曉者帶

惻隱之心頭尾都是惻隱三者則頭是惻隱尾是羞惡辭遜是非若不是惻隱則三者都是死物蓋惻隱是箇頭子羞惡辭遜是非便從這裏發來變孫

既仁矣合惻隱則惻隱合羞惡則羞惡節不成只管惻隱須有斷制德明

惻隱羞惡也有中節不中節若不當惻隱而惻隱不當羞惡而羞惡便是不中節淳

仁義禮智性也且言有此理至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始謂

之心德明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情性者也

端緒也因情之發露而後性之本然者可得而見季札

四端本諸人心皆因所寓而後發見季札

王文說孟子惻隱之心一段論心不論性曰心性只是一

箇物事離不得孟子說四端處最好看惻隱是情惻隱

之心是心仁是性三者相因橫渠云心統性情此說極

好明祖

王德修解四端謂和靖言此只言心不言性如操則存舍

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亦只是言心曰固是言心畢

竟那仁義禮智是甚物仁義禮智是性端便是情

心字便是着性情果判然是二截如何此處疑有

修曰固是心統性情孟子於此只是說心文蔚

問四端之端集解以為端緒向見季通說端乃尾如何曰

以體用言之有體而後有用故端亦可謂之尾若以始

終言之則四端是始發處故亦可以端緒言之二說各

有所指自不相礙也廣

四端未是盡所以只謂之端然四端八箇字每字是一意

惻是惻然有此念起隱是惻然之後隱痛比惻是深羞

者羞已之非惡者惡人之惡辭者辭已之物讓者讓與

他人是非自是兩樣分明但仁是摠名若說仁義便如

陰陽若說四端便如四時若分四端八字便如八節又

曰天地只是一氣便自分陰陽緣有陰陽二氣相感化
生萬物故事物未嘗無對天便對地生便對死語嘿動
靜皆然以其種如此故也所以四端只舉仁義言亦如
陰陽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明
四端皆是自人心發出惻隱本是說愛愛則是說仁如見
孺子將入井而救之此心只是愛這孺子惻隱元在這
心裏面被外面事觸起羞惡辭遜是非亦然格物便是
從此四者推將去要見裏面是甚底物事賜
仁言惻隱之端如水之動處蓋水平靜而流則不見其動
流到灘石之地有以觸之則其勢必動動則有可見之
端如仁之體存之於心若愛親敬兄皆是此心本然物

無可見及其發而接物有所感動此心惻然所以可見
如怵惕於孺子入井之類是也卓

或問四端曰看道理也有兩般看得細時却見得義理精
處看得粗時却且見得大槩處四端未見精細時且見
得惻隱便是仁不惻隱而殘忍便是不仁羞惡便是義
貪利無廉耻便是不義辭遜便是禮據奪便是非禮是
非便是智大段無知顛倒錯繆便是不智若見得細時
雖有惻隱之心而意在於內交要譽亦是不仁了然孟
子之意本初不如此只誤此四端皆是心中本有之物
隨觸而發方孺子將入於井之時而怵惕惻隱之心便
形於外初無許多涯涘卓

惻隱羞惡是仁義之端惻隱自是情仁自是性性即是這道理仁本難說中間却是愛之理發出來方有惻隱義却是羞惡之理發出來方有羞惡禮却是辭遜之理發出來方有辭遜智却是是非之理發出來方有是非仁義禮智是未發底道理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已發底端倪如桃仁杏仁是仁到得萌芽却是惻隱又曰分別得界限了更須日用常自體認看仁義禮智意思是如何又曰如今只因孟子所說惻隱之端可以識得仁意思因說羞惡之端可以識得義意思因說恭敬之端可以識得禮意思因說是非之端可以識得智意思緣是仁義禮智本體自無形影要捉摸不著一作只得將他

發動處看却自見得恰如有這般兒子便知得是這樣毋程子云以其惻隱知其有仁此八字說得最親切分明也不道惻隱便是仁又不道掉了惻隱別取一箇物事說仁譬如草木之萌芽可以因萌芽知得他下面有根也不道萌芽便是根又不道掉了萌芽別取一箇根又曰孟子說性不曾說着性只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看得情善則性之善可知又曰惻隱羞惡多是因逆其理而見惟有所可傷這裏惻隱之端便動惟有所可惡這裏羞惡之端便動若是事親從兄又是自然順處見之又曰人須擴而充之人誰無惻隱只是不能常如此能常如此便似孟子說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

之足以保四海若不能常如此恰似火相似自去打滅了水相似自去淤塞了如草木之萌芽相似自去踏折了便是了更無生意又曰孟子云仁義禮智根於心心統性情故說心亦得賀孫

問喜怒哀樂未發已發之別曰未發時無形影可見但於已發時照見謂如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便照見得有仁在裏面見穿窬之類而有羞惡之心便照見得有義在裏面蓋這惻隱之心屬仁必有這仁在裏面故發出來做惻隱之心羞惡之心屬義必有這義在裏面故發出來做羞惡之心譬如目屬肝耳屬腎若視不明聽不聰必是肝腎有病若視之明聽之聰必是肝

腎之氣無虧方能如此然而仁未有惻隱之心只是箇愛底心義未有羞惡之心只是箇斷制底心惟是先有這物事在裏面但隨所感觸便自是發出來故見孺子入井便有惻隱之心見穿窬之類便有羞惡之心見尊長之屬便有恭敬之心見得是便有是之心見得非便有非之心從那縫罅裏迸出來恰似寶塔裏面四面毫光放出來又云孟子此一章其初只是匹自閑容易說出來然說得來連那本末內外體用精粗都包在裏面無些欠闕處如孔子許多門弟都不曾恁地說得分曉想是曾子子思後來講來講去講得精所以孟子說得來恁地若子思亦只說得箇大體分曉而已熹

問前面專說不忍之心後面兼說四端亦是仁包四者否
曰然道夫

問惻隱之心如何包得四端曰惻隱便是初動時羞惡是非恭敬亦須是這箇先動一動了方會恁地只於動處便見譬如四時若不是有春生之氣夏來長箇甚麼秋時又把甚收冬時又把甚藏時舉

惻隱是箇腦子羞惡辭遜是非須從這裏發來若非惻隱三者俱是死物了惻隱之心通貫此三者賜

因說仁義禮智之別曰譬如一箇物自然有四界而仁則又周貫其中以四端言之其間又自有小界限各各是兩件事惻是惻然發動處隱是漸漸及着隱痛處羞是

羞已之非惡是惡人之惡辭是辭之於已遜是遜之於人是非固是兩端雄

問四端之根於心覺得一者纔動三者亦自次第而見曰這四箇界限自分明然亦有隨事相連而見者如事親孝是愛之理才孝便能敬况便是義問有節文便是禮知其所以然便是智曰然問據看來多是相連而至者如惻隱於所傷便惡於其所以傷這是仁帶義意思惡於其所以傷便須惜其本來之未嘗傷這是義帶仁意思曰也是如此嘗思之孟子發明四端乃孔子所未發人只道孟子有闢揚墨之功殊不知他就人心中發明大功如此看來此說那時若行揚墨亦不攻而自退闢

楊墨是扞邊境之功發明四端是安社稷之功若常體認得來所謂活潑潑地真箇是活潑潑地賀孫

伊川常說如今人說力行是淺近事惟知為上知最為要

緊中庸說知仁勇把知做樞初頭說可見知是要緊賀孫

孫問孟子四端何為以知為後曰孟子只循環說智本

來是藏仁義禮惟是知恁地了方恁地是仁禮義都藏

在智裏面如元亨利貞是智貞却藏元亨利意思在

裏面如春夏秋冬冬是智冬却藏春生夏長秋成意思

在裏面且如冬伏藏都似不見到一陽初動這生意方

從中出也未發露十二月也未盡發露只管養在這裏

到春方發生到夏一齊都長秋漸成漸藏冬依舊賀孫

藏了只是大明終始亦見得無終安得有始所以易言

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賀孫

孟子四端處極好思索玩味只反身而自驗其明昧深淺

如何升卿

着意讀孟子四端之類切要處其他論事處且緩不妨

仔細看孟子說四端處兩段未發明一段處意思便與發

明底同又不是安排湏是本源有方發得出来着實見

得皆是當為底道理又不是外面事如此知得果性善

便有實有主有輕有重又要心為主心把得定人慾自

然沒安頓處孟子言仁人心也一段兩句下只說心直祖

至問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莫是知得了方

能廣而充之否曰知皆擴而充之即是苟能知去擴充則此道漸漸生長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中間矣字文意不斷充是滿其本然之量却就上有廣字則是方知去推擴要充滿他所以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

問知皆廣而充之矣知字是重字還是輕字曰不能廣充者正為不知都只是冷過了若能知而擴充其勢甚順如乘快馬放下水舡相似文蔚

劉居之問知皆廣而充之章兩說充字寬夫未曉曰上只說知皆擴而充之只說知得了要推廣以充滿此心之重下云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是能充滿此心之量上帶知皆廣字說下就能充滿說推廣而後能充能充則

不必說廣也 賀孫

劉居之問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節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乍見孺子入井此只是一件事仁之端只是仁萌芽處如羞惡辭遜是非方是義禮智之萌芽處要推廣充滿得自家本然之量不特是孺子入井便恁地其他事皆恁地如羞惡辭遜是非不特於一件事上恁地要事皆然方是充滿慊足無少欠闕也知皆擴而充之矣知方且是知得如此至說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即掉了廣字只說充字蓋知字與始然始達字相應充字與保四海相應才知得便自不能已若火始然便不可遏泉才達便涓涓流而不絕 時舉

問知皆擴而充之曰上面言廣而充之是方知要廣充到
下面苟能充之便掉了箇廣字蓋充字是充滿得了如
已到地頭相似廣字是方在箇路裏相似時舉
知皆擴而充之南軒把知做重文勢未有此意知字只帶
廣充說知皆廣而充之與苟能充之句相應上句是方
知去充下句是真能恁地充溥

問知皆廣而充之曰這處與於止知其所止語意略同上
面在知字上下在能字上既知得則皆當廣而充之如
惻隱之心是仁則每事皆當廣而為仁羞惡之心是義
則每事皆當擴而為義為禮為知亦各如此今有一種
人雖然知得又道是這箇也無妨而今未能理會得又

且恁地如知這事做得不是得人憎面前也自皇恐
得可羞又却不能改如今人受人之物既知是不當受
便不受可也心裏又要却說是我且受去莫管這便是
不能充但當於知之之初便一向從這裏充將去便廣
大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始然始達能有幾多於這裏
便當幹開放出使四散流出去便是能廣如林場孺子
入井之心這一此子能做得甚事若不能充今日這些
子發了又過却明日這些子發了又過却都只是閑若
能廣充於這一事發見知得這是惻隱之心是仁於別
底事便當將此心充去使事事是仁如不欲害人這是
本心這是不忍處若能充之於每事上有害人之處便

不可做這也是充其惻隱如齊宣王有愛牛之心孟子
謂是乃仁術也若宣王能充着這心看甚事不可做只
是面前見這一牛這心便動那不曾見底便不如此了
至於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這是多少傷害只為
利心一蔽見得土地之美却忘了這心故孟子曰不仁
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
所不愛及其所愛且如土地無情之物自是不當愛自
家不必愛之愛他作甚梁惠王其始者愛心一萌糜爛
其民以戰已自不是了又恐不勝盡驅所愛子弟以徇
之這是由其不愛之心反之以至害其所愛處這又是
反著那心處子蒙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只是要廣而充之而今
四端之發甚有不整齊處有惻隱處有合惻隱而不惻
隱處有羞惡處又有合羞惡而不羞惡處且如齊宣王
忍於一牛而却不愛百姓燔爾之食則知惡而弗受至
於萬鍾之祿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而今則要就這處理
會變孫

人於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此四者須當日夕體
究令分曉精確此四者皆我所固有其初發時毫毛如
也及推廣將去充滿其量則廣大無窮故孟子曰知皆
廣而充之且如人有當惻隱而不惻隱當羞而不羞當
惡而不惡當辭而不辭當遜而不遜是其所非非其所

是者皆是失其本心此處皆當體察必有所以然也只此便是日用間做工夫處廣

人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是此身綱紐其他更無當於其發處體驗擴充將去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日間時時發動特人自不能廣充耳又言四者時時發動特有正不正耳如暴疾愚狠便是發錯了羞惡之心含糊不分曉便是發錯了是非之心如一種不遜便是發錯了辭遜之心日間一正一反無往而非四端之發方子

子武問四端須着逐處擴充之曰固是纔常常如此推廣少間便自會密自會闊到得無間斷少間却自打合一片去木之

問如何擴而充之曰這事恭敬那事也恭敬事事恭敬是節

問推四端而行亦無欠闕曰無欠闕只恐交加了合惻隱底不惻隱合羞惡底不羞惡是是非非交加了四端本是對着他後流出來恐不對窠曰子問不對窠曰子莫是為私意隔了曰也是私意也是不曉節又問恭敬却無當不當曰此人不當拜他自家也去拜他便不是節問推字與充字曰推是從這裏推將去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到得此充則填得來滿了注水相似推是注下水去充則注得這一器滿了蓋仁義之性本自充塞天地若自家不能廣充則無緣得這箇

穀子滿只是箇空穀子又曰充是占得這地位滿推是

推吐雷向前去個

問推四端無出乎守曰學者須見得守底是甚底物事人

只是一箇心識得箇心卓然在這裏無走作雖不守亦

自在學者且恁守將去賜

問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至以事父母曰此心之量

本足以包括天地兼利萬物只是人自不能充滿其量

所以推不去或能推之於一家而不能推之於一國或

能推之于一國而不足以及天下此皆是未盡其本然

之量須是充滿其量自然足以保四海個

胡問擴充之義曰廣是張開充是放滿惻隱之心不是只

見孺子時有事事都如此今日就第一件事上推將去

明日又就第二件事上推將去漸漸放開自家及國及

國及天下至足以保四海處便是充得盡問廣充亦是

盡已推已否曰只是擴而充之那曾有界限處如子把

筆落紙便自成字不可道字是一樣字又是一樣孺子

入井在彼惻隱之心在我只是一箇物事不可道孺子

入井是他底惻隱之心是我底義剛

問前曰承教令於日用間體認仁義禮知意思且如朋友

皆異鄉人一日會聚思意便自相親這可見得愛之理

形見處同門中或有做不好底事或有不好底人便使

人惡之這可見得羞惡之理形見處每時升堂尊卑序

齒秩然有序而不亂這可見得恭敬之理形見處聽先生教誨而能辨別得真是真非這可見得是非之理形見處凡此四端時時體認不使少有間斷便是所謂廣充之意否曰如此看得好這便是尋得路踏着了賀孫問體認四端擴充之意如朋友相親充之而無間斷則貧病必相卹患難必相死至於仁民愛物莫不皆然則仁之理得矣如朋友責善充之而無間斷則見惡必如惡惡臭以至於除殘去穢戢暴禁亂莫不皆然則義之理得矣如尊卑秩序充之而無間斷則不肯一時安於不正以至於正天下之大倫定天下之大分莫不皆然則禮之理得矣如是是非非充之而無間斷則善惡義利公

私之別截然而不可亂以至於分別忠佞親君子遠小人莫不皆然則智之理得矣曰只要常常恁地體認若常常恁地體認則日用之間匝匝都滿密拶拶地問人心陷溺之久四端蔽於利欲之私初用工亦未免間斷曰固是然義理之心終勝則利欲之念便消且如惻隱之心勝則殘害之意自消羞惡之心勝則貪冒無耻之意自消恭敬之心勝則驕惰之意自消是非之心勝則含糊苟且頑冥昏謬之意自消

賀孫

楊至之云看孟子見得一箇大意是性之本體仁義之良心到戰國時君臣上下都一齊埋沒了孟子所以推明發見之端緒教人去體認擴充曰孟子高他都未有許

多意思今說得一體認字蚤是遲鈍了孟子孟子未段
見得敏見得快他說話恰似箇獅子跳躍相似且如他
說箇惻隱之心便是仁之端羞惡之心便是義之端只
他說在那裏底便是似他說時見得聖賢大段易做全
無許多等級所以程子云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道
周季儼云在興化攝學事因與諸生說得一部孟子先生
因問孟子裏面大綱目是如何答云要得人充廣惻隱
羞惡許多固要充廣如說無欲害人無穿窬之心亦要
充廣先生曰人生本來合有許多好底到得被物遮蔽
了却把不好處做合着做底事周云看孟子說性只是
道順底是終逆便不是曰止緣今人做不好事却順因

問孟子以下諸人言性誰說得庶幾周云似乎荀子以
為惡却索性只荀子有意於救世故為此說先生久之
曰韓公之意人多看不出他初便說所以為性者五曰
仁義禮知信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怒哀懼愛惡欲下方
說三品看其初語豈不知得性善他只欠數字便說得
出黃嵩老云韓子欠說一箇氣稟不同曰然他道仁義
禮知信自是了只說到三品不知是氣稟使然所以說
得不盡賀孫因云自孟子說已是欠了下意所以費無
限言語先生即舉程子之言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
論性不明若如說性惡性善惡混都只說得氣如孟子
韓子之言便是不論氣所以不全賀孫

或問性中只有四端信是如何曰且如惻隱羞惡實是惻
隱羞惡便信在其中祖道

問四端不言信周子謂五性動而善惡分如信之未發時
如何已發時如何曰如惻隱真箇惻隱羞惡真箇羞惡
此便是信曰此却是已發時方有這信曰其中真箇有
此理賜

問四端不言信如何曰公潑了碗中飯却去碗背拾振
問四端便是明德曰此是大者節問明明德只是廣充得
他去曰不昏着他節

四端是理之發七情是氣之發問看得來如喜怒哀惡欲
却似近仁義曰固有相似處廣

或問五子言四端處有二大抵皆以心為言明道却云惻
隱之類皆情也伊川亦云人性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
可見一以四端屬諸心一以四端屬諸情何也曰心包
情性者也自其動者言之雖謂之情亦可也去偽集義
黃景申嵩老問仁兼四端意思理會不透曰謝上蔡見明
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
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見得惻隱之心公且道上蔡
聞得過失恁地慙皇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道見得
惻隱之心公試思久之先生曰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會
動若無惻隱之心却不會動惟是先動了方始有羞惡
方始有恭敬方始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却

不成人若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所謂恭
敬者非恭敬所謂是非者非是非天地生生之理這些
動意未嘗止息看如何枯亡亦未嘗盡消滅自是有時
而動學者只怕間斷了賀孫

問何謂惻隱曰惻惻然也隱痛也又問明道先生以上蔡
面赤為惻隱之心何也曰指其動處而言之只是羞惡
之心然惻隱之心必須動則方有羞惡之心如肅然恭
敬其中必動羞惡恭敬是非之心皆自仁中出故仁專
言則包四者是箇帶子無仁則麻痺死了安有羞惡恭
敬是非之心仁則有知覺痒則覺得痒痛則覺得痛痒
痛雖不同其覺則一也又問若指動言仁則近禪曰這

箇如何占得斷是天下公共底釋氏也窺見些子只是
他只知道這箇合惻隱底不惻隱合羞惡底不羞惡合
恭敬底不恭敬又問他却無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曰然節
仁言惻隱之端程云端如水之動處蓋水平靜則不見其
動流愛親敬兄皆是此心本然初無可見及其發而接
物有所感動此心惻然所以可見如休惕於孺子入井
之類是也卓○按集義

四端伊川云聖人無端故不見其心非今按遺書中止云復
地心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今
云無端義亦不通恐誤○闕祖

龜山答人問赤子入井令求所以然一段好方
矢人豈不仁於函人章

問仁天之尊爵先生解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
如何是得之最先曰人得那生底道理所謂心生道也
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也廣

仁者如射但那發時毫釐不可差

子路人告以有過則喜章

禹聞善言則拜猶着意做舜與人同是自然氣象聖人之
拜固出於誠意然拜是容貌間未見得行不行若舜則
真見於行事處已未善則舍已之未善而從人之善人
有善則取人之善而為己之善人樂於見取便是許助
他為善也溥

問是與人為善當其取人之際莫未有助之之意否曰然

曰三者本意似只是取人但有淺深而與人為善乃
五字再疊一意以發明之否曰然道夫

木舜樂取諸人以為善是成己之善是與人為善也是著
人之善端蒙

與人為善蓋舜不私己如為人為此善一般仲卿

伯夷非其君不事章

問進不隱賢必以其道曰不隱賢謂不隱避其賢如已當
廉却以利自汙已當勇却以怯自處之類乃是隱賢是
枉道也又問所以不解作蔽賢謂其下文云必以其道
若作不蔽賢說則下文不同矣曰然人傑

至問集注云進不隱賢不枉道也似少字曰進不隱賢便

是必以其道人有所見不肯盡發出尚有所藏便是枉道至云尋常看此二句只云進雖不敢自隱其賢凡有所蘊皆樂於發用然而却不妄進二句做兩意看曰恁地看也得

伯夷不屑就已注云屑潔也潔猶美也苟以其辭命禮意之美而就之是切切於是也然伯夷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亦不肯就而况不道而無禮者固速去之矣世之所謂清者不就惡人耳若善辭令而來者固有時而就之惟伯夷不然此其所以為聖之清也柳下惠不屑之意亦然夷隘惠不恭不必言効之而不至者其弊乃如此只二子所為已有此弊矣憫

不屑去統文說屑字云動作切切也只是不汲汲於就云

汲汲於去屑字却是重必錄云不以就為重而切切

於去

問伯夷隘柳下惠不恭莫是後來之弊至此否曰伯夷自

是有隘處柳下惠自是有不恭處且如雖袒裼裸裎於

我側分明是不將人做人看了去偽

問柳下惠不恭是待人不恭否曰是他玩世不把人做人

看如袒裼裸裎於我側是已邵堯夫正是這意思如皇

極經世書成封做一卷題云文字上呈堯夫憫

或問明道云此非瑕疵夷惠之語言其弊必至於此今觀

伯夷與惡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則伯夷果似

隘者柳下惠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柳下
惠果似不恭者豈得謂其弊必至於此哉曰伯夷既清
必有隘處柳下惠既和必有不恭處道理自是如此孟
子恐後人以隘為清以不恭為和故曰隘與不恭君子
不由也去偽

三終

重編朱子語類卷五十四

宗後學監察御史高安朱吾弼重編

後學禮部郎中婺源汪國楠

禮部主事婺源江起鵬

婺源知縣嘉興譚昌言

婺源知縣當湖金汝諧

婺源教諭新淦朱家楨同校

中書舍人休寧朱家用

中書舍人歙邑吳養春

光祿署丞歙邑吳勉學

十三世孫翰林院博士朱德洪同閱

庠生高安朱家紀

十三世孫庠生朱崇沐校梓

孟子四

公孫丑下

天時不如地利章

孤虛以方位言如俗言向某方利某方不利之類王相指

日時集說

孟子將朝王章

問孟子將朝王齊王托疾召孟子孟子亦辭以疾莫是以齊王不合托疾否曰未論齊王托疾看孟子意只說他不合來召蓋在他國時諸侯無越境之禮只因以幣來聘故賢者受其幣而往見之所謂答禮行義是也如見梁惠王也是惠王先來聘之既至其國或為賓師有事則王自來見或自往見王但召之則不可召之則有自尊之意故不往見也答陳代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此以在他國而言合萬章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此以

在其國而言備

或問孟子將朝王一陵曰賢者在異國諸侯可以使幣聘之若既在本國賢者可以自去相見諸侯却不當去召他了蓋異國則諸侯不能親往故可以聘在國則君自當去相見又豈可以召哉要見孟子出處之義更兼陳代與公孫丑問不見諸侯處及天子不召師并之齊不見平陸事一道看方見得孟子自有一箇方法在問孟子不去亦兼惡其託疾不實○否曰觀其終篇不如此說又問平陸大夫既以幣交得不是何故又受他底曰又恐他忽地自來夫豈不義乎曾子言之文勢似使管子而愚人則可若

是義理不足則曾子豈肯恁地說

孟子之平陸章

王之為都左傳邑有先君之廟曰都看得來古之王者嘗
為都處便自有廟賀孫錄云古人之廟不遷如大王廟在岐文王廟
在豐武王祭太王則於岐祭文王則於豐賀孫云鎬京
廟王朝步自周至于豐是自鎬至豐以告文王廟也又
如晉獻公使申生祭于曲沃武公雖自曲沃入晉而其
先君之廟則仍在曲沃而不徙也又如魯祖文王鄭祖
厲王則諸侯祖天子矣三桓祖桓公則大夫祖諸侯矣
故禮運曰諸侯不得祖天子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之
設私家非禮也自三桓始也是三桓各立桓公廟於其

邑也又問漢原廟如何曰原再也如原蠶之原謂既有
廟而再立一廟如本朝既有太廟又有景靈宮又問此
於禮當否曰非禮也賀孫云問郡國有原廟否曰然以
洛邑有文武廟言之則似周亦有兩廟又問原廟之制
如何曰史記月出衣冠遊之所賀孫云漢之原廟謂藏
高帝之衣冠於其中月一取其衣冠出遊於國中也古
之廟制前廟後寢寢所以藏亡者之衣冠故周禮守祧
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馬至漢時却移寢
於陵所謂陵寢故明帝於原陵見太后鏡奩中物而悲
哀蔡邕因謂上陵亦古禮明帝猶有古之餘意然此等
議論皆是他講學不明之故他只是偶見明帝之事故

為是說然何不使人君移此意於宗廟中耶又曰王之
為都又恐是周禮所謂都鄙之都周禮四縣為都廣

孫賀

孟子為卿於齊章

問孟子賓師之禮如何曰當時有所謂客卿者是也大槩
尊禮之而不居職任事召之則不往又却為使出吊於
滕木之

沈同以其私問章

孟子答沈同伐燕一章誠為未盡何以異於是之下合更
沈同吊民伐罪不行殘虐之主方可以伐之如此乃善
孟子居齊許久伐燕之事必親見之齊王乃無一語

謀於孟子而孟子亦無一語諫之何也想得孟子亦必
以伐之為是但不意齊師之暴虐耳不然齊有一大事
如此而齊王不相謀孟子豈可更居齊耶史記云鄒人
孟軻勸齊伐燕云此湯武之舉也想承此誤然亦有不
可曉者備

勸齊伐燕如何曰孟子言伐燕處有四須合而觀之燕之
父子君臣如此固有可伐之理然孟子不魯教齊不伐
亦不魯教齊必伐但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又曰若殺
其父兄係累其子弟則非孟子意也去偽

燕人畔章

安卿問周公誅管蔡自公義言之其心固正大直截自私

恩言之其情終有不自滿處所以孟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曰是但他豈得已哉莫到恁地較好看周公當初做這一事也大段踈脫他也看那兄弟不過本是怕武庚叛故遣管蔡霍叔去監他為其至親可恃不知他反去與武庚同作一黨不知如何紂出得箇兒子也恁地狡猾想見他當時日夜去炒那管叔說道周公是你弟今却欲篡為天子汝是兄今却只恁地管叔被他炒得心熱他性又急所以便發出這件事來堯卿問是時可調護莫殺否曰他已叛只得殺如何調護得蔡叔霍叔性較慢罪較輕所以只囚于郭鄰降為庶人想見當時被管叔做出這事來騷動許多百姓想見也怕人

鴉鴉既取我子毋毀我室當時也是被他害得猛如常棣一詩是後來制禮作樂時作這是先被他害所以當天下平定後更作此詩故其辭獨哀切不似諸詩和平義剛曰周公也豈不知管叔狡猾但當時於義不得不封他曰看來不是狡猾只是斂子義剛

孟子去齊章

陳希真問孟子去齊處集注引李氏說憂則違之而荷蕢所以為果如何曰孟子與荷蕢皆是憂則違之但荷蕢果於去不若孟子遲遲吾行蓋得時行道者聖人之心不遇而太者聖人之不得已此與孔子去魯之心同蓋聖賢憂世濟時之心誠非若荷蕢之果於去也

時舉

孟子去齊

沙隨謂繼而有師命乃師友之師非師旅也丁齊王欲授
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務或時
事先生曰舊已有此說但欲授孟子室乃孟子辭去而
事所謂於崇吾得見王則初見齊王時事以此攷之則
師旅為當道夫。

朱子語類卷第五十五

孟子五

滕文公篇

滕文公為世子章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須看因何理會箇性善作甚底
賜

性善故人皆可為堯舜必稱堯舜所以驗性善之實德明
孔子罕言性孟子見滕文公便道性善必稱堯舜恰似孟
子告人躡等相似然他亦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為
善必力去惡必勇今於義理須是見得了自然循理有
不得不然若說我要做好事所謂這些意能得幾時子

端蒙

卷五十五

劉棟問人未能便至堯舜而孟子言必稱之何也曰道性善與稱堯舜二句正相表裏蓋人之所以不至於堯舜者是他力量不至固無可柰何然人須當以堯舜為法如射者之於的箭箭皆欲其中其不中者其技藝未精也人到得堯舜地位方做得一箇人無所欠闕然也只是本分事這便是止於至善道夫

問孟子言性何必於其已發處言之曰未發是性已發是善可學

孟子道性善其發於外也必善無惡惡非性也性不惡矣節

問孟子道性善不曾說氣稟曰是孟子不曾思量到這裏但說本性善失却這一節問氣稟是偶然否曰是偶然相值着非是有安排等待問天生聰明又似不偶然曰便是先來說主宰底一般忽生得箇人恁地便是要他出來作君作師書中多說聰明蓋一箇說白一箇說黑若不是聰明底如何遏伏得他衆人所以中庸亦云惟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且莫說聖賢只如漢高祖光武唐憲宗武宗他更自了得某嘗說韓退之可憐憲宗也自知他只因佛骨一事忤意未一年而憲宗死亦便休了蓋只有憲宗會用得他池錄作憲宗也會用人或曰用李絳亦如此曰憲宗初年許多伎倆是李絳教

他絳本傳說得詳然絳自有一書名論事記記得更詳
如李德裕獻替錄之類變孫

李仲實問注云惟克舜為能無物欲之蔽而充其性人蓋
有恬於嗜欲而不能充其性者何故曰不蔽於彼則蔽
於此不蔽於此則蔽於彼畢竟須有蔽處物欲亦有多
少般如白日須是雲遮方不見若無雲豈應不見耶此
等處緊要在性字上今且合思量如何是性在我為何
物反求吾心有蔽無蔽能充不能充不必論堯如何舜
又如何如此方是讀書閱祖

或問孟子道性善章看來孟子言赤子將入井有怵惕惻
隱之心此只就情上見亦只說得時暫發見處如言孩

提之童無不親其親亦只是就情上說得他人事初
預於己若要看得自己日用工夫惟程子所謂天可
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
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不善此語最為親
切學者知此當於喜怒哀樂未發加持敬工夫於喜怒哀
哀樂已發加省察功夫方為切已曰不消分這箇是親
切那箇是不親切如此則成兩截了蓋是四者未發時
那怵惕惻隱與孩提愛親之心皆在裏面了少間發出
來即是未發底物事靜也只是這物事動也只是這物
事如孟子所說正要人於發動處見得是這物事蓋靜
中有動者存動中有靜者存人但要動中見得靜靜中

見得動若說動時見得是一般物事靜時又見得別是
一般物事靜時見得是這般物事動時又見得不是這
般物事沒這說話蓋動時見得是這物事即是靜時所
養底物事靜時若存守得這物事則日用流行即是這
物事而今學者且要識得動靜只是一箇物事燾

性圖

惡不可謂從善中直下來只是不能善則偏於一邊為惡

性善

性無善無性不善

孟子初見滕世子想是見其資質好遂即其本原切為
他啟迪了世子若是負荷得時便只是如此了及其後
日孟子孟子見其領略未得更不說了只是發他志但

得於此勉之亦可以至彼若更說便漏逗了當時啟迪
之言想見甚好惜其不全記不得一觀揚

問集注云云曰大槩是如此孟子七篇論性處只此一處

已說得盡湏是日日諄一過只是要熟又曰程子說才
與孟子說才自不同然不相妨湏是子細看始得賀孫
問三子之筆成觀則若參較彼已顏子則知聖人學之必
可至公明儀則篤信好學者也三者雖有淺深要之皆
是尚志曰也略有箇淺深恁地看文字且湏看他大意
又曰大抵看文字不恁地子細分別出來又却鶻突到
恁地細碎分別得出來不曾看得大節目處又只是在
落草處尋道夫曰這般緊要節目其初在道性善其中

在夫道一而已矣其終在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曰然道夫

符舜功問滕世子從孟子言何故後來不濟事曰肅是信不篤如自楚反復問孟子孟子已知之曰世子疑吾言乎則是知性不的他當時地步狹本難做又識見卑未嘗立定得志且如許行之術至淺下且延之舉此可見可學

或問孟子初教滕文公如此似好後來只恁休了是如何曰滕國小絕長補短止五十里不過如今一鄉然孟子與他說時也只說猶可以為善國而已終不成以所告齊梁之君者告之兼又不多時便為宋所滅固言程先

生說孔子為乘田則為乘田為委吏則為委吏為司寇則為司寇無不可者至孟子則必得賓師之位方能行道此便是他能大而不能小處惟聖人則無不遍大小方圓無所不可又曰如孟子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此亦是講學之有闕蓋他心量不及聖人之大故於天下事有包括不盡處天下道理儘無窮人要去做又做不辦極力做得一兩件又困了唯是聖人便事事窮到徹底包括淨盡無有或遺正淳曰如夏商之禮孔子皆能言之却是當時祀宋之國文獻不足不足取似謬聖人之言耳至孟子則曰吾未之學也而已嘗聞其略也而已廣

滕定公薨章

今欲處世事於陵夷之後乃一向討論典故亦果何益孟子於滕文公乃云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便說與齊疏之服飭粥之食哭泣盡哀大綱先正了可學古宗法如周公兄弟之為諸侯者則皆以魯國為宗至戰國時滕猶稱魯為宗國也廣

滕文公問為國章

因說今日田賦利害曰某嘗疑孟子所謂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恐不解如此先王疆理天下之初做許多畝溝澮之類大段費人力了若自五十而增為七十自七十而增為百畝則田闢許多

疆理都合更改恐無是理孟子當時未必親見只是傳聞如此恐亦難盡信也廣

孟子說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恐亦難如此移改禮記正義引劉氏皇氏之說正是數人說話蓋田地一方溝洫廬舍成之亦難自五十里而改為七十里既是七十里却改為百里便都着那趨動此擾亂之道如此則非三代田制乃王莽之制矣必大孟子說貢助徹亦有可疑者若夏后氏既定五十而貢之制不成商周再分其田遞相增補豈不大擾人舉事恐不如此如王莽之封國割其地屬某國至於淮陽太守無民可治來歸京師此尤可笑正義引劉氏皇氏能

氏說皆是臆度迂僻之甚人傑

孟子說制度皆舉其綱而已如田之十一喪之自天子達之類方

世祿是食公田之人問鄰長比長之屬有祿否曰恐未必有問士者之學如何曰亦農隙而學孰與教之曰鄉錄

作大夫有德行而致其仕者俾教之德明孟子只把兩我公田證周亦有公田讀書亦不須究盡細

微物因論永嘉之學於制度名上致詳方子問滕文公為善如何行王道不得只可為後法曰他當時大故展拓不去只有五十里如何做得事看得來渠國亦不甚又便亡問所謂小國七年者非是封建小國恐

是燕韓之類曰然可學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如古注之說如何曰將周禮一一求合其說亦難此二句大率有周禮制度野謂甸稍縣都行九一法國中什一以在玉城豐凶易察去偽

或問耕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曰國中行鄉遂之法如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又如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皆是五五相連屬所以行不得那在一之法故只得什一使自賦如鄉遂却行井牧之法次第是一家出一人兵且如五家為比比便有一箇長了井

牧之法次第是三十家方出得士十人徒十人井田之法孟子說夏五十而貢殷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此都是孟子物處先是五十後是七十又是一百便是一番打碎一番想聖人處事必不如是勞擾又如先儒說封建者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至周公則斤大疆界始大封侯國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百里如此則是將那小底移動添封為大國豈有此理禹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當時所謂國者如今溪洞之類如五六十家或百十家各立箇長自為一處都來朝王想得禮數大段蒸苴後來到夏商衰時皆相吞併漸漸大了至周時只有千八百國便是萬國吞併為

千八百國不及五分之一矣可見其又大了周畢竟是因而封之豈有移去許多小國却封為大國然聖人立法亦自有低昂不如此截然謂如封五百里國這一段四面大山如太行却有六百里不成是又挑出那百里外加封四百里這一段却有三百五十里不成又去別處討一段子五十里來添都不如此殺定蓋孟子時去周已七八百年如今去隋時既無人記得又無載籍可攷所以難見得端的又周封齊魯之地是誅紂伐奄滅國者五十所以封齊魯之地極廣如魯地方千里如齊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是少廣闊畫問圭田餘夫之田是在公田私田之外否曰卿受田六十

邑乃當二百四十井此外又有圭田五十畝也餘夫二十五畝乃十六歲以前所受在一夫百畝之外也孟子亦只是言大槩耳未必曾見周禮也時舉

有為神農之言章

德脩解君民並耕以為有體無用曰如何是有體無用這箇連體都不是德脩曰食豈可無但以君民並耕而食則不可不成因君民不可並耕却不耕耕食自不可無此是體以君民並耕則無用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若是以君民並耕畢竟體已不是文蔚

排淮泗而注之江淮自不與江通大綱如此說去謨

問振德是施惠之意否曰是然不是財惠之惠只是施之

以教化上文匡直輔翼等事是也彼既自得之復從而教之放勛曰曰字不當音駟當

墨者夷之章

夷子以謂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似知所先後者其說如何曰人多疑其知所先後而不知此正是夷子錯處人之有愛本由親立推而及物自有等級今夷子先以為愛無差等而施之則由親始此夷子所以二本矣夷子但以此解厚葬其親之言而不知愛無差等之為二本也去偽

孟夫問愛無差等施由親始與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相類否曰既是愛無差等何故又施由親始這便是有

差等又如施由親始一句乃是夷之臨時撰出來揆孟子意却不知愛無差等一句已不是了他所謂施由親始便是把愛無差等之心施之然把愛人之心推來愛親是甚道理時舉

問愛有差等此所謂一本蓋親親仁民愛物具有本末也所謂二本是如何曰愛無差等何止二本蓋千萬本也退與彥忠論此彥忠云愛吾親又兼愛他人之親是二愛並立故曰二本德明

或問一本曰事他人之親如己之親則是兩箇一樣重了如一本有兩根也熹

問人只是一父母所生如木只是一根株夷子却視他人之親猶己之親如牽彼樹根強合此樹根曰愛無差等便是二本至曰命之矣之字作夷子名看方成句法若作虛字看則不成句法曰是至

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既是一本其中便自然有許多差等二本則二者並立無差等矣墨子

問
滕文公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章

問枉尺直尋曰援天下以道若枉已便已枉道則是已決援天下之具矣更說甚事自家身既已壞了如何直人恪

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刀鋸在前而不避非其氣不餒
如何強得閔祖

詭遇是做人不當做底行險是做人不敢做底方弁

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

燾

射者御者都合法度方中屢矣不能正射王良以詭御就

之故良不貴之御法而今尚可尋但是今人尋得亦與

用處故不肯候景反時士大夫無人會騎此時御法尚

存今射亦有法一學時便要合其法度若只是胡亂射

將來又學其法不得某舊學琴且亂彈謂待會了却依

法元來不然其後遂學不得知學問安可不謹取始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章

敬之問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曰

大槩只是無些子偏曲且如此心廓然無一毫私意直

與天地同量這便是居天下之廣居便是居仁到得自

家立身更無些子不當於理這便是立天下之正位便

是守禮及推而見於事更無些子不合於義這便是行

天下之大道便是由義論上兩句則居廣居是體立正

位是用論下兩句則立正位是體行大道是用要知能

居天下之廣居自然能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格

居之問廣居正位大道曰廣居是廓然大公無私欲之蔽

正位是所立處都無差過大道是事事做得合宜居字
是就心上說上擇之云廣居就存心立字是就身上說行
字是就施爲上說賀孫

居之問廣居正位大道曰廣居是不狹隘以天下爲一家
中國爲一人何廣如之正位大道只是不僻曲正位就
處身上說大道就處事上說植

居者心之所存廣居無私意也才有私意則一分爲二二
分爲四四分爲八只見分小著立者身之所處正位者
當爲此官則爲此官當在此則在此行者事之所由大
道者非偏旁之徑荆棘之場人生只是此三事節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唯集義養

氣方到此地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以浩然之氣對着他便能如此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
以其爵我以吾義在彼者皆我之所不爲也在我者皆
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關祖

問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是浩然之氣否曰然浩然之氣
須是養有下工夫處居廣居以下是既有浩然之氣方
能如此大雅

問居天下之廣居云云如欲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孟
子若去那裏立便不是正位林擇之云如不與驩言之
事亦是正位曰然

公孫丑問不見諸侯章

問公孫丑言孟子不見諸侯何故千里來見梁惠王曰以
史記者之此是梁惠王招之而至其曰千里而來者亦
是勞慰之辭爾孟子出處必不錯了如平日在諸侯國
內雖不為臣亦有時去見他若諸侯來召則便不去蓋
孟子以賓師自處諸侯有謀則就之如孟子一日將見
王王不合使人來道我本就見緣有疾不可以風不知
可以來見否孟子才聞此語便不肯去時坐間有揚方
縣丞者云弟子稱其師不見諸侯必是其師尋常如此
其見梁惠王亦須有說但今人不肯便信他說話只管
信後人言語所以疑得孟子如此謨
孟子之時時君重士為士者不得不自重故必待時君致

而後見自是當時做得箇規模如此定了如史

記中列國之君擁篲先迎之類却非是當世輕士而孟

子有意於矯之以自高也因說孟子不見諸侯及此。個

至云看得孟子於辭受取舍進退去就莫非天理時中之

妙無一毫人欲之私無一毫過不及之病如謂段干木

踰垣而避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

矣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

充類至義之盡辭曰聞戒餽膳可受則受之皆無一毫

過不及無一毫私意曰道理固是恁地而今有此事到

面前這道理又却那裏安頓至

公都子問好辯章

居之問孟子豈好辯章先生令看大意曰此段最好看看
見諸聖賢遭時之變各行其道是這般時節其所以正
救之者是這般樣子這見得聖賢是甚麼樣大力量恰
似天地有闕鑿處得聖賢出來補得教周全補得周全
後過得稍久又不免有闕又得聖賢出來補這見聖賢
是甚力量直有闔闢乾坤之功賀孫

堯晚年方遭水堯之水最可疑禹治之尤不可曉胡安定
說不可信掘地注海之事亦不知如何掘蓋堯甚以為
傲必不是未有江河而然滔天之水如何掘以注海只
是不曾見中原如何此中江河皆有路通常疑恐只是
治黃河費許多力黃河今由梁山洎入清河楚州振

問孔子作春秋空言無補亂臣賊子何緣便懼且何足為
春秋之一治曰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箇治法
這道理光明燦爛有能舉而行之為治不難當時史書
掌於史官想人不得見及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未
明孔子亦何嘗有意說用某字使人知勸用某字使人
知懼用某字有甚微詞與義使人曉不得足以褒貶榮
辱人來不過如今之吏書直書其事善者惡者了然在
目觀之者知所懲勸故亂臣賊子有所畏懼而不犯耳
近世說春秋者太巧皆失聖人之意又立為凡例加某
字其例為如何去某字其例為如何盡是胡說問孔子
所書辭嚴義簡若非三傳詳著事迹也曉它筆削不得

曰想得孔子作書時事迹皆在門人弟子皆曉得聖人
筆削之意三家懼其久而泯沒也始皆筆之於書流傳
既久是以不無訛謬然孔子已自直書在其中如云六
人姜氏會齊侯于某公與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某公薨
于齊公之喪至自齊夫人孫于齊此等顯然在目雖無
傳亦可曉且如楚子侵中國得齊桓公與之做頭抵攔
遏住他使之不得侵齊桓公死又得晉文公攔遏住如
橫流泛濫硬做隄防不然中國為滄浸必矣此等義何
難曉問讀春秋之法曰無它法只是提經所書之事迹
準折之以先王之道某是某非某人是底猶有某是
處不是底又有彼善於此處自將道理折衷便見如看

史記秦之所以失如何漢之所以得如何楚漢交爭禁
何以亡漢何以興其所以為是非得失成敗盛衰者何
故只將自家平日講明底道理去折衷看便見看春秋
亦如此只是聖人言語細密要人子細斟量考索耳問
胡文定春秋解如何曰說得太深蘇子由教人看左傳
不過只是看它事之本末而以義理折衷去取之耳備
孟子苦死要與楊墨辯是如何與他有甚冤惡所以闢之
如不共戴天之讎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才說道
要距楊墨便是聖人之徒如人逐賊有人見了自不與
捉這便喚做是賊之黨賊是人情之所當惡若說道賊
當捉當誅這便是主人邊人若說道賊也可捉可怒這

只喚做賊道人賀孫

問孟子好辯一節曰當時如縱橫刑名之徒孟子却不管他蓋他只壞得箇麤底若楊墨則害了人心頭着與之辯時舉謂當時人心不正趨向不一非孟子力起而關之則聖人之道無自而明是時真箇少孟子不得曰孟子於當時只在私下恁地說所謂楊墨之徒也未怕他到後世却因其言而知聖人之道為是知異端之學為非乃是孟子有功於後世耳時舉

因居之看好辯一章曰墨氏愛無差等故視其父如路人楊氏只理會自己所謂修其身而外天下國家者故至於無君要之楊墨即是逆理不循理耳如一株木順生

向上去是順理今一枝乃逆下生來是逆理也如水本潤下今洪水乃橫流是逆理也禹掘地而注之海乃順水之性使之潤下而已暴君壞宮室以為汚池棄田以為園囿民有屋可居有地可種桑麻今乃壞而棄之是逆理也湯武之舉乃是順理如楊墨逆理無父無君邪說誣民仁義充塞便至於率獸食人人相食此孟子極力闢之亦只是順理而已此一說多推本先生意非全敬之問楊墨曰楊墨只是差了此子其末流遂至於無父無君蓋楊氏見世間人營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如荷蕢接輿之徒是也然使從皆如此潔身而自為則天下事教誰理會此便是無君

也墨氏見世間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人而盡愛之然不知或有一患難在君親則當先救在他人則後救之若君親與他人不分先後則是待君親猶他人也便是無父此二者之所以為禽獸也孟子之辯只緣是放過不得今人見佛老家之說者或以為其說似勝吾儒之說或又以為彼雖說得不是不用管他此皆是看他不破故不能與之辯若真箇見得是害人心亂吾道豈容不與之辯所謂孟子好辯者非好辯也自是住不得也南升

問墨氏兼愛何遽至於無父曰人也只孝得一箇父母那有七手八脚愛得許多能養其父無闕則已難矣

他之所以養父母者粗衣糲食必不能堪蓋他既欲兼愛則其愛父母也必踈其孝也不周至非無父而何墨子尚儉惡樂所以說里號朝歌墨子回車想得是箇淡泊枯槁底人其事父母也可想見又問率獸食人亦深其弊而極言之非真有此事也曰不然即官之道便能如此楊氏自是箇退步愛身不理會事底人墨氏兼愛又弄得沒合殺使天下張張然必至於大亂而後已非率獸食人而何如東晉之尚清談此便是楊氏之學楊氏即老莊之道少間百事廢弛遂啓夷狄亂華其禍豈不慘於洪水猛獸之害又如梁武帝事佛至於社稷丘墟亦其驗也如近世王介甫其學問高妙出入於老佛

之間其政事欲與堯舜三代爭衡然所用者盡是小人
聚天下輕薄無賴小人作一處以至遺禍至今他初間
也何嘗有啓狄亂華率獸食人之意只是本原不正義
理不明其終必至於是耳或云若論其脩身行己人所
不及曰此亦是他一節好其他狠厲偏僻招合小人皆
其資質學問之差亦安得以一節之好而蓋其大節之
惡哉吁可畏可畏憫

問墨氏兼愛疑於仁此易見楊氏為我何以疑於義曰楊
朱看來不似義他全是老子之學只是箇逍遙物外僅
足其身不膺世務之人只是他自愛其身界限齊整不
相侵越微似義耳然終不似也備論楊墨餘見端類
盡心上及異

孟子言我欲正人心蓋人心正然後可以有所為今人心
都不正了如何可以理會

滕不五了破却以聖會

孟子言舜始入心蓋入心五然舜何以有所以令入心

朱子語類卷第五十六

孟子六

離婁上

離婁之明章

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儻上無道揆則下雖有奉法守一
官者亦將不能用而去之矣朝不信道工不信度信如
憑信之信此理只要人信得及自然依那箇行不敢逾
越惟其不信所以妄作如胥吏分明知得條法只是他
冒法以為姦便是不信度也因歎曰看得道理然見世
間事才是苟且底鮮有不害事雖至小之事以苟且行
之必亦有害而况大事乎只是信不及所以苟且凡云

且如此作且如此過去皆其弊也凡見人說某人做得事好做得事無病這便是循理若見人說某人做得有害其中必有病如今人所以苟且者只為見理不明故苟且之心多若是見得道理熟自然有所分別而不肯為惡矣

錄○備

上無禮下無學此學謂國之俊秀者前面工是百官守法度者此學字是責學者之事惟上無教下無學所以不好之人並起而居高位執進退黜陟之權盡做出不好事來則國之喪亡無日矣所以謂之賊民蠹國害民非賊而何然其要只在於仁者宜在高位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也

備

問責難之恭陳善閉邪之敬何以別曰大槩也一般只去意思較濶大敬意思較細密如以堯舜三代望其君不敢謂其不能便是責難於君便是恭陳善閉邪是就事上說蓋不徒責之以難凡事有善則陳之邪則閉之使其君不陷於惡便是敬責難之恭是尊君之詞先立箇大志以先王之道為可必信可必行陳善閉邪是子細着工夫去照管務引其君於當道陳善閉邪便是做那責難底工夫不特事君為然為學之道亦如此大立志向而細密着工夫如立志以古聖賢遠大為期便是責難然聖賢為法於天下我猶未免為鄉人其何以到頭是擇其善者而從之其非者而去之如日用間凡一事

須有箇是有箇非去其非便為是克去已私便復禮如
此雖未便到聖賢地位已是入聖賢路了

淳

責難於君謂之恭以堯舜責之而不敢以中才常主望之
非尊之而何陳善閉邪謂之敬此是尊君中細密工夫
問人臣固當望君以堯舜若度其君不足以為善而不
之諫或謂君為中才可以致小康而不足以致大治或
導之以功利而不輔之以仁義此皆是賊其君否曰然
人臣之道但當以極等之事望其君責他十分事臨了
只做得二三分若只責他二三分少間做不得一分矣
若論才質之優劣志趣之高下固有不同然吾之所以
導之者則不可問其才志之高下優劣但當以堯舜之

道望他如飯必用喫衣必用着脾胃壯者喫得來多
者喫得來少然不可不喫那飯也人君資質縱說卑
不足與有為然不脩身得否不講學得否不明德得否
此皆是必用做底到得隨他資質做得出來自有高下
大小然不可不如此做也孔子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
人使民以時這般言語是鐵定底條法更改易不得如
此做則成不如此做則敗豈可謂吾君不能而遂不以
此望之也

個

問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曰恭是就人君分
上理會把他做箇大底人看致恭之謂也敬只是就自
家身上做如陳善閉邪是在已當如此做

熹

習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
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
成矣壽

規矩方圓之至章

問規矩方圓之至也曰規矩是方圓之極聖人是人倫之
極蓋規矩便盡得方圓聖人便盡得人倫故物之方圓
者有未盡處以規矩為之便見於人倫有未盡處以聖
人觀之便見惟聖人都盡無一毫之不盡故為人倫之
至壽

問欲為君至堯舜而已矣昨因看近思錄如看二典便當
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某謂堯所以治民脩己而

已舜所以事君誠身以獲乎上而已曰便是不如此
此只是大槩說讀書之法而已如何恁他硬要椿定一
句去包括他得若論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是事事
做得盡且如看堯典自欽明文思安安以至終篇都是
治民底事自欽明文思至格于上下是一段自克明俊
德至於變時雍又是一段自乃命羲和至庶績咸熙又
是一段後面又說禪舜事無非是治民之事舜典自濬
哲文明以至終篇無非事君之事然亦是治民之事不
成說只是事君了便了只是大槩言觀書之法如此或
曰若論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二典亦不足以盡之
曰也大槩可見備

或問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不仁何以亦曰道曰此譬如說有小路有大路何疑之有為去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猶言好底道理不好底道理也若論正當道理只有一箇更無第二箇所謂夫道一而已

矣者也因言胡季隨主其家學

云云已下見胡仲類問

三代之得天下章

廢興存亡惟天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熹

愛人不親章

聖人說話是趨上去更無退後來孟子說愛人不親及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這都是趨向上去更無

退下來如今人愛人不親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親也休治人不治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治也休禮人不答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答也休我也不解恁地得你也不仁不義無禮無智我也不仁不義無禮無智大家做箇鶻突沒理會底人范忠宣所說以恕己之心恕人且如自家不孝也教天下人不消得事其親自家不忠也教天下人不消事其君自家不弟也教天下人不消事其兄自家不信也教天下不消信其友恁地得不得還有這道理否又曰張子韶說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到事父下點做一句看他說以聖人之所難克這正是聖人因責人而點檢自家有未盡處如何恁地說

了而今人多說章句之學為陋某看見人多因章句看
不成句却壞了道理又曰明道言忠恕二字要除一箇
更除不得須是忠方可以行其恕若自家不穿窬便教
你不穿窬方喚做恕若自家穿窬却教別人不穿窬這
便不是恕若自家穿窬也教大家穿窬這也不是恕雖
然聖人之責人也輕如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教他且
存得這道理也得小人革面教他且革面也得又不成
只恁地也須有漸又曰堯舜其猶病諸聖人終是不足

孫賀

為政不難章

吳伯英問不得罪於巨室曰只是服得他心

佐

天下有道章

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是以賢德論小役大弱役強全
不賭是只是以力論

振

鄭問小役大弱役強亦曰天何也曰到那時不得不然亦
是理當如此

淳

仁不可為衆為猶言難為弟難為兄之為言兄賢難做他
弟弟賢難做他兄仁者無敵難做衆去抵當他

端蒙

仁不可為衆也毛公注亦云盛德不可為衆也鳶飛戾天
注亦曰言其上下察也此語必別有箇同出處如金聲
玉振兒寬云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
之亦必是古語

當

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今之為國者論為治則曰不消做十分底事只隨風俗做便得不必須欲如堯舜三代只恁地做天下也治為非者則曰做人也不須做到孔孟十分事且做得一二分也得盡是這樣苟且見識所謂聽天所命者也

自暴者章

問自暴自棄之別曰孟子說得已分明看來自暴者便是剛惡之所為自棄者便是柔惡之所為也時舉自暴是非毀道理底自棄是自放棄底賜言非禮義以禮義為非而拒之以不信自暴自賊害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自謂不能而絕之以不為自棄自棄

絕也

祖

先生問梁自暴自棄如何梁未答先生曰言非禮義非如非先王之道之非謂所言必非詆禮義之說為非道是失之暴戾我雖言而彼必不肯聽是不足與有言也自棄者謂其意氣卑弱志趣凡陋甘心自絕以為不能我雖言其仁義之美而彼以為我必不能居仁由義是不足有為也故自暴者強自棄者弱伊川云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梁云平日大為科舉累曰便是科舉不能為累卓

問向所說自暴作自粗暴與今集注暴害也相同曰也只是害底是如暴其民甚言非禮義謂之自暴要去非議

這禮義如今人要罵道學一般只說道這許多做好事之人自做許多模樣不知這道理是人人合有底他自恁地非議是他自害了這道理賀孫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自人身言之則有動靜自理言之則是仁義祖道

居下位章

誠是天道在人只說得思誠泳

敬之問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思誠莫須是明善否曰明善自是明善思誠自是思誠明善是格物致知思誠是毋自欺謹獨明善固所以思誠而思誠上面又自有工夫在誠者都是實理了思誠者恐有不實處

便思去實它誠者天之道天無不實寒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使它恁地聖人仁便真箇是仁義便真箇是義更無不實處在常人說仁時恐猶有不仁處說義時恐猶有不義處便着思有以實之始得時問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此是以實理見之於用故便有感通底道理曰不是以實理去見之於用只是既有其實便自能感動得人也因言孟子於義利間辨得毫釐不差見一事來便劈做兩片便分箇是與不是這便是集義處義是一柄刀相似才見事到面前便與他割制了時

伯夷辟紂章

鄉問伯夷是中立而不倚下惠是和而不流否曰柳下惠和而不流之事易見伯夷中立不倚之事何以驗之陳曰扣馬之諫餓而死此是不倚曰此謂之偏倚亦何以見其不倚文蔚錄云如此却是倚做一邊去文蔚曰他雖如此又却不念舊惡曰亦不相似劉用之曰伯夷居北海之濱若將終身焉及聞西伯善養老遂來歸之此可見其不倚否曰此下更有一轉方是不倚蓋初聞文王而歸之及武王伐紂而去之遂不食周粟此可以見其不倚也備文蔚錄意同

求也為季氏宰章

至之問如季理盡地力之類不過欲教民而已孟子何以謂任土地者亦次於刑曰只為他是欲富國不是欲為

民但強占土地開墾將去欲為已物耳皆為君聚斂之徒也時舉

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如季理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他欲致富強而已無教化仁愛之本所以為可罪也備

恭者不侮人章

聖人但顧我理之是非不問利害之當否眾人則反是且如恭儉聖人但知恭儉之不可不為爾眾人則以為我不侮人則人亦不侮我我不奪人則人亦不奪我便是計較利害之私要之聖人與眾人做處便是五峯所謂天理入欲同行而異情者也趙道

淳于髡曰章

事有緩急理有大小這樣處皆須以權稱之或問執中無
權之權與嫂溺援之以手之權微不同否曰執中無權
之權稍輕嫂溺援之以手之權較重亦有深淺也備

人不足與適章

大人格君心之非此謂精神意氣自有感格處然亦須有
箇開導底道理不但默然而已伊川解遇主于巷所謂
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
惑以誠其意正此意也或曰設遇暗君將如何而格之
曰孔子不能格魯哀孟子不能格齊宣諸葛孔明之於
後主國事皆出於一己將出師先自排布宮中府中許
多人後主雖能聽從然以資質之庸難以變化孔明雖

親寫許多文字與之亦終不能格之凡此皆是雖有冬

君之理而終不可以致格君之効者也譏○可學錄

何格曰其精神動作之間亦須有以格
之要之有此理在我而在人者不可必

人不足與適至格君心之非三句當作一句讀某嘗說此

處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皆須急忙連下句

讀若偶然脫去下句豈不害事功

人之患章

孟子一句者如人之患在好為人師之類當時議論須多

今其所記者乃其要語爾

孟子謂樂正子曰章

德修謂樂正子從子敖之齊未必徒哺啜曰無此事豈可

遽然加以此罪敬

仁之實章

或問事親從兄一段曰緊要在五箇實字上如仁是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義是長長貴貴尊尊然在家時未便到仁民愛物未事君時未到貴貴未從師友時未到尊賢且須先從事親從兄上做將去這箇便是仁義之實仁民愛物貴貴尊尊是仁義之英華若理會得這箇便知得其他那分明見得而守定不移便是智之實行得恰好便是禮之實由中而出無所勉強便是樂之實大凡一段中必有緊要處這一段便是這箇字緊要胡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此數句其然曾入思

德身嘗與伯表說實字有對名而言者謂名實之實行對理而言者謂事實之實有對華而言者謂華實之實今這實字不是名實事實之實正是華實之實仁之實本只是事親推廣之愛人利物無非是仁義之實本只是從兄推廣之忠君弟長無非是義事親從兄便是仁義之實推廣出去者乃是仁義底華來文蔚問仁義之實曰須是理會得箇實字方曉得此章意思這實字便是對華字且如愛親仁民愛物無非仁也但是愛親乃是切近而真實者乃是仁最先發去處於仁民愛物乃遠而大了義之實亦然孫夔事親是孝從兄是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今人將孝弟低

看了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直是如此實問仁之實事親是也切謂實者是事親得其驩心當此時直是和悅此是實否曰不然此乃樂之實樂斯二者之事但事親從兄是仁義之根實處最初發得來分曉向亦曾理會此實字却對得一箇華字親親仁也仁民愛物亦仁也事親是實仁民愛物乃華也明德

問事親從兄有何分別曰事親有愛底意思事兄有嚴底意思又曰有敬底意思問從兄如何為義之實曰言從兄則有可否問所以同處如何曰不當論同問伊川以為須自一理中別出此意如何曰只是一箇道理發出來偏於愛底些子便是仁偏於嚴底些子便是義又曰

某怕人便說理一節

問事之當為者皆義也如何專以從兄言之曰從兄乃事之當為而最先者又問事親豈非事之當為而不歸之義何也曰已與親乃是一體豈可論當為不當為柄問義之實從兄是也曰義是那良知良能底發端處雖小兒子莫不愛父母到長大方理會得從兄所謂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義發端處植

問孟子言義之實從兄是也中庸却言義者宜也尊賢為大甚不同如何曰義謂得宜尊賢之等道理宜如此曰父子兄弟皆是恩合今以從兄為義何也曰以兄弟此父子已是爭得些問五典之常義主於君臣今曰從兄

又曰尊賢豈以隨事立言不同其實則一否曰然明德

問孟子言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又曰義之實從兄是也不

知羞惡與從兄之意如何相似曰不要如此看且理會

一處上義理教通透了方可別看如今理會一處未得

却又牽一處來滾同說少間愈無理會處聖賢說話各

有旨歸且與他就逐句逐字上理會去之本

問性中雖具四端五常其實只是一理故孟子獨以仁義

二者為主而以禮為節文斯二者智為知斯二者柄謂

仁義二者之中又當以仁為主蓋仁者愛之理愛之得

其當則義也曰義却是當愛不當愛柄

問仁之實事親是也一段似無四者只有兩箇以禮為節

文斯二者智是知斯二者只是兩箇生出禮智來曰太

極初生亦只生陰陽然後方有其他底節

問孟子言禮之實節文斯二者知之實知斯二者禮知以

無專位今以四德言却成有四箇物事曰也只是

如此說有言四箇底有言兩箇底有言三箇底不成說

道他只說得三箇遺了一箇不說四箇言兩箇如扇一

面青一面白一箇說這一邊謂之青扇一箇說那一邊

謂之白扇不成道說青扇底是說白扇底不是節

專言仁則包三者言仁義則又管攝禮智二者如智之實

知斯二者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德

問節文之文曰文是裝裹得好如升降揖遜節

節者等級也文不直回互之貌節

朱蜚卿問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曰如今恁地勉強安排如何得樂到得常常做得熟自然浹洽通快周流不息油然而生不能自己只是要到這樂處實是難在若只恁地把捉安排總忘記又斷了這如何得樂如何得生問如今也且着恁地把捉曰固是且着恁地須知道未是到處須知道樂則生處是當到這地頭恰似春月草木許多芽蘗一齊爆出來更止遏不得賀孫問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這箇不是旋安排這只就他初發上說曰只如今不能常會如此孩提知愛其親如今自失了愛其親意思及其長

也知敬其兄如今自失了敬其兄意思須着理會孟子所以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須要常常恁地要之須是知得這二者使常常見這意思方會到得樂則生矣要緊却在知斯二者弗去是也二句上須是知得二者是自家合有底不可暫時失了到得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既知了又須着檢點教詳密子細節節應拍方始會不間斷方始樂方始生孟子又云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與知斯二者節文斯二者一段語勢有不同一則說得緊急一則說得有許多節次亦詳密又曰樂則生如水之流撥盡許多擁塞之物只恁底

滔滔流將去賀孫

天下大悅章

不得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得乎親者
不問事之是非但能曲為承順則可以得其親之悅苟
父母有做得不是處我且從之苟有孝心者皆可然也
順乎親則和那道理也順了非特得親之悅又使之不
陷於非義此所以為尤難也個

恭父問不得乎親以心言不順乎親以道言道謂喻父母
於道恐如此看得不可為人不可為子兩字出曰人字
只說大綱子字却說得重不得乎親之心固有人承親
順色看父母做甚麼事不問是非一向不逆其志這也

是得親之心然猶是淺事惟順乎親則親之心皆順乎
理必如此而後可以為子所以又說烝烝乂不格姦
更底豫而天下化烝更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續
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是無一事不是處和親之心也順
了下面所以說烝更底豫

盡事親之道而烝更底豫烝更底豫而天下化烝更底
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盡性傑

類卷第五十六終

不即半歸不以爲千長無一車不長遠味德之心也
史亦終而天下以替聖為新而天下之爲公者皆矣
聖必收其而歸下以爲千祗以文歸無無之不終
長得歸之也然歸長終車即即半歸限歸之心皆歸半

